

英军联合部队司令部改革困难多

■ 慕小明 侯金枝

变未来战争,但并未做好相关配套保障工作。具体来说,新技术或新装备要想投入实战运用,组织结构方面要设立指导机构和操作人员,作战行动方面要制定完备的作战条令和作战计划,作战保障方面要构建集约高效的后勤保障体系。但上述工作当前明显滞后于新技术和新武器的研发,美军因而无法通过技术创新获得新的、真正的战斗力。

迷局或将越陷越深

正如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邓普西所言,美国永远也不愿把军队派遣到一场“公平”的战斗中。正是在这一理念驱动下,自冷战以来,美军一直试图通过技术创新形成技术、战斗力和战略优势。美军也曾自信地认为,信息优势是美军的“核心优势”,正是这种“核心优势”,使美军在冷战结束后的几场局部战争中屡战屡胜。

分析称,美军当前在技术创新方面面临的诸多棘手问题表明,技术制胜对美军来说非但不是百试不爽的“灵丹妙药”,反而极有可能将美军引入歧途。

一方面,美军近年来将俄罗斯等国列为“靶标”,仓促提出第三次“抵消战略”,开启新一轮军事技术竞赛。从当前情况看,美军虽然在人工智能和自主研发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无法有力支撑美军前沿技术研发,美国当前相对安全的战略环境也让美军的技术创新工作有“鸡肋”之嫌,美军未来或将在“无法创新”中陷入“为何创新”的叩问。

另一方面,无论是总统特朗普还是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都可谓是美国军工巨头的“代言人”。五角大楼近年来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大力投入,以及在采办过程中的偏袒照顾,很大程度上是为回馈军工巨头对特朗普政府的支持。正因如此,美国未来不仅难以根除技术创新中的体制机制问题,而且极有可能以大国战略竞争为幌子,继续推动实质意义寥寥的技术创新,让美军在技术创新的迷局中越陷越深。

据外媒报道,作为国防现代化计划的重中之重,英国国防部有意对联合部队司令部进行改组并赋予其更大的权力。近日,英国国防副参谋长戈登在接受美国《防务新闻》采访时,首次阐述了联合部队司令部的改革目标与未来挑战。

戈登表示,联合部队司令部改革目标是重塑权力架构,更加注重战略筹划和人力资源统筹能力,推动陆海空三军深度融合与无缝连接。其实,早在2011年英国国防部就组建了联合部队司令部,作为陆海空三军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从实际运行来看,联合部队司令部仅充当了协调陆海空三军的伙伴角色,远未确立起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的权威职能,更不要说在政府中发挥军方代言人的作用了。

联合部队司令部与其他3个军种司令部一样,有各自独立的预算。戈登认为,这种组织架构并不适合联合部队司令部。联合部队司令部应当被视为国防部的代理人,而被置于高于任何军种的独立地位,拥有适当的跨领域、跨军种权力,以推动陆海空三军统一计划和协调行动。从这一点来讲,联合部队司令部的改革应当在预算问题上超脱于利益纠葛和部门藩篱。

戈登指出,联合部队司令部应当高度关注“战略能力”的生成。比如,联合部队的特种作战或网络作战能力,主要通过联合部队司令部培养生成,这也是联合部队司令部的职责所在。此外,提高联合部队司令部的人力资源统筹能力也迫在眉睫。戈登承认,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联合部队司令部在这一方面表现不佳。

在国防大臣威廉森推出国防现代化计划后不久,帕特里克·桑德斯被任命为联合部队司令部司令。桑德斯出身野战指挥官,可以说被委以重任。不过,他在5月9日接任这一职位后,将面临巨大挑战。联合部队司令部作为一个独立机构,涉及网络、太空、通信、电子战、教育、条令、后勤、新型武器、联合培训等诸多领域,不是一般一线部队指挥官能够轻易驾驭的。对桑德斯而言,不仅要熟悉军事教育和网络作战,还要对通信、电子战、卫星等技术细节了如指掌。他还要善于平衡3个军种间的关系,使之发挥出最大融合功效。

有专家指出,联合部队司令部是一个承担着重大责任的小规模指挥部,如果没有足够合适的资源,它难以运作。目前来看,联合部队司令部承担了过多职能,已成为其不能承受之重。

有分析称,联合部队司令部不是困难项目的“收容站”,也不是包打天下的“杂货铺”,必须对其职能进行科学设计和规划。英国国防部必须做出决定,将联合部队司令部所承担的部分职能移交给其他拥有优质资源的部门。例如,将空间系统项目移交皇家空军或许更为经济有效,将电子战职能交给一线指挥部可能也是明智之举。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美媒:五角大楼陷入技术创新迷局

■ 胡小刀



五角大楼多项技术创新项目遭到美国媒体质疑

为确保绝对军事优势,近来,五角大楼持续推动军事技术创新。对此,美国“防务一号”网站近期报道称,受思维理念、体制机制和配套保障等因素影响,五角大楼技术创新面临诸多棘手问题,未来有可能在迷局中越陷越深。

大力推动技术创新

综合外媒相关报道,五角大楼近期着重从以下3个方面推动技术创新。

一是完善机构设置。自2014年以来,五角大楼先后设立国防创新委员会、国防创新实验小组和联合人工智能中心等机构,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一道,瞄准世界军事科技前沿,不断推进技术研发和实战化运用。近期,美军又瞄准太空战“威胁”,决定在五角大楼设立太空发展局,用于整合美国国防部力量,制定并运用创新性解决方案,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威胁。

二是加强技术研发。美国国防部代理常务副部长戴维·诺奎斯特近日表示,美国2020财年国防预算将聚焦四大领域,其中之一便是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根据五角大楼近期发布的人

工智能战略报告,美军未来将着力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大力发展能够实现重大事件预测分析、自主化集群作战、检测入侵物联网节点攻击行为、抗击网络攻击的自主武器系统,使其具备自主规划空中作战的能力。

三是深化军民合作。美军认为,在大国战略竞争时代,“闭门造车”搞军事创新必然会以失败告终。为此,五角大楼近年来不断加大与硅谷的技术合作力度,并邀请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担任国防创新委员会主席。近期,美军更是在硅谷举行军事创新研讨会,邀请政界、军方和民间精英,共同探讨军民两用技术研发与合作等事宜。

棘手问题日益凸显

在美军大力推动军事技术创新的

同时,一些棘手的问题也日益显现。

一是创新理念“跑偏”。美国陆军情报官员扎克·布朗近日撰文称,当前,美军高层逢创新必谈自动化或现代化,但自动化并非新事物,自动化系统也未能显著提升美军现役武器系统的射程、射速或杀伤力,不能算是一种创新。美军高层如果继续将创新与上述概念混淆,极有可能误导美军未来的技术创新。

二是官僚体制僵化。美国媒体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军方现行官僚机构过于庞大、办事人员过多、决策程序繁琐,很难满足军事技术创新需要。针对美军设立太空发展局的提议,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亚当·史密斯表态称,该方案不会在其委员会获得通过,因为“它(太空发展局)过于昂贵,并且会制造更多官僚”。前美国空军部长希瑟·威尔逊今年2月也

表示,应当公开讨论设立太空发展局的必要性。

三是采办机制堪忧。需求提报方面,美军无法有效统合各军兵种需求,经常出现创新产品需求多而无序、相互冲突、重复叠加等情况。产品生产方面,美国空军的F-35战斗机和陆军的分布式通用地面系统生产过程极为漫长,等到交付部队时,早已不再是“创新产品”。F-35战斗机更是饱受诟病,前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曾指责F-35项目已成“丑闻与悲剧”。出于平衡美国国内政治派别和经济利益考量,F-35战斗机相关系统和零部件的国内承包商多达1400余个,尽管出现研制经费远超预算、交付延期、设计论证不充分等问题,F-35项目始终没有被中止。

四是配套保障滞后。有美国学者认为,五角大楼虽然试图以新技术改

揭开美空军第39中队神秘面纱

■ 周立星

美国空军认为,网络战将在未来战争或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未来美军需要大量网络战人员。据悉,美国空军网络技术培训主要由第39信息作战中队(以下简称第39中队)负责。近期,美国“第五维度”网站刊文,向外界揭开了这个中队的秘密面纱。

佛罗里达的网络学校

第39中队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赫伯特基地,指挥官为中校军衔。从承担的任务来看,该中队更像一所“网络安全培训学校”。该中队指挥官安吉拉·沃特斯介绍:“中队日常任务是培训网络与信息作战人才,目前拥有1100余名学员。”

据沃特斯介绍,中队主要任务是帮助学员成为熟练掌握网络武器的“网络战士”,因而,课程设置有别于单纯的网络技能培训。培训是为了让参训者具备网络与信息作战资格。拥有这种资格的人员,可以参与制订涉及网络与信息作战的计划。该中队还为学员提供网络技术与武器使用方面的基础培训。“我们的目标是培养掌握不同网络武器的空军人员。目前,中队教授的网络武器系统包括网关防御、入侵探测等五大类。完全掌握后,学员将具备初步网络攻防能力。”

“第五维度”网站介绍称,该中队按美军网络司令部制定的标准设置课程、训练学员。中队教官在此基础上因材施教,根据学员已有经验和将要承担的任务特点为他们安排学习计划。

进入部队前的最后课堂

沃特斯介绍称,第39中队学员毕业后就会进入作战部队。通常情况下

下,毕业学员有两个去向,一个是网络任务部队,另外一个则是空军信息网络部队。“第39中队是他们进入部队前的最后课堂,我们会竭尽所能为他们打下网络战技能和知识基础,方便他们进入部队后接受具体的岗位训练。”

进入第39中队学习的人员通常都已接受过初级网络或互联网技术培训,来此是为学习如何在网络或信息作战中综合运用这些技术。另外,轮岗的网络战部队人员也会回到第39中队进修。比如,一名学员毕业时只是一名机场网络维护技师,后来轮岗成为网络情报分析员,需要回到第39中队接受岗位培训。“我们会在这里遇到不少熟悉的面孔,有人会在一年中来回好几次,因为他们调整岗位后须接受新的培训。”

坚持以作战需求为牵引

为保证学员毕业后能顺利融入联合作战,第39中队不断研究部队作战特点,掌握他们对网络和信息作战的需求。中队指挥与课程设置人员也与作战部队保持着经常性联系,以确保培训内容能够满足作战需求。

沃特斯表示:“如果作战部队向我们提出特殊要求,我们将根据他们的要求更新课程设置,并举办为期半年的短训班以迅速满足部队需求。从某种程度上说,第39中队的课程是与作战部队共同设置的,以便学员毕业后能在最短时间内适应部队任务岗位。”

第39中队还承担着配合、协助联合部队指挥官制定网络和信息作战标准任务。熟悉并掌握这些标准的学员毕业后,不仅将是作战部队的“网络战士”,还将成为该部队的网络战教官,承担着向其他人员普及网络与信息作战知识和标准的任务。



土总统埃尔多安(左一)对国产直升机表示满意

智库点评土耳其防务出口:

进步较大,挑战不少

■ 王 权

近年来,土耳其政府以扩大防务出口为重要战略目标,武器装备出口量不断攀升,大有成为国际军火市场“黑马”之势。土耳其在防务出口领域的飞速发展引起西方国家关注。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认为,土耳其在国际军火市场上确实取得了不错成绩,但仍面临不少挑战。

简单生产者转向复杂技术工

国际战略研究所刊文称,长期以来,土耳其主要出口技术含量不高的军工产品,给外界留下的印象只是简单生产者。该机构研究员沃尔德温表示:“原因很简单——此类军工产品技术含量相对较低,价格低廉,而且国际市场上同类产品竞争激烈,所以很难卖出一个好价钱。”

不过,沃尔德温同时注意到,土耳其军工企业并不甘心充当简单生产者。过去12个月的出口合同显示,土耳其军工企业的研制能力正在迅速提升。在他们的出口清单上,开始出现护卫舰、武装直升机、无人攻击机等高技术装备。这些装备比装甲车更复杂,要

求拥有更完备的供应链、更苛刻的售后保障和支持服务。这意味着土耳其军工企业正努力摆脱简单生产者的帽子,朝着成为复杂技术工的方向努力。

与这一趋势相应的是,土耳其军工产品出口销售额的不断增加。数据显示,土耳其防务与航天产品外销已连续多年实现正增长。土耳其国防工业局副局长伊斯梅尔·德米尔发布报告称,土耳其2018年防务出口额达到20.35亿美元,比上一年度增长17%。另外,土耳其军工部门的研发能力也在提高。德米尔表示,尽管目前土耳其军队大部分现役装备还需进口或按许可证生产,但这一局面在20年后有望得到改变。届时,土军很大一批装备将实现国产化,其中一些还会用来出口。

达成预定目标困难重重

尽管土耳其防务出口不断取得好成绩,但距离该国政府此前制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土耳其总统此前表示,希望在2023年前推动防务出口额达到250亿美元,同时要拥有至少3个全球性防务品牌。沃尔德温表示:“2018年土耳其军品出口销售额尚不足预定目

标1/10,而留给这个国家的时间只剩不到5年。这意味着国防和航天部门要在短时间内将出口额提高10倍,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国际战略研究所评论称,客户群不够高端也是土耳其军工企业在短期内难以克服的软肋。尽管土耳其多家顶级军工企业能够生产海上作战平台和制导武器等高技术含量的作战系统,但在飞机和舰船推进系统、雷达研发等领域与先进国家仍存在差距。所以其防务产品出口对象多是一些对装备性能要求不太高的国家,而且近十年来没有太大变化。

与美国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也影响到土耳其关键组件的进口。2016年未遂政变以及其他政策性分歧,比如购买俄制S-400防空系统,导致土耳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紧张,并越来越难以从这些国家的供应商手中获得用来组装某些出口产品的关键子系统。另外,欧美国家防务公司以高薪水和优越条件为诱饵,吸引大量年轻技术人才从土耳其防务企业跳槽。人才流失导致土耳其难以研发或制造更复杂的装备或部件,从而使军工生产面临瓶颈。